

FENGHUANGXINGDONG



凤凰行动

军事译文出版社

凤 凰 行 动

(苏) M·C· 普鲁德尼科夫 著

李家云 蔡 汀 等 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1986年4月

ПРУДНИКОВ М.С.
ОПЕРАЦИЯ ФЕНИКС
ВОЕНИЗДАТ М. 1975

0241/36

凤 凰 行 动
〔苏〕М.С.普鲁德尼科夫 著
李家云 蔡 汀 等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57051部队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0 1/8 字数 227,000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5319.61 定价1.95元

内 容 简 介

《凤凰行动》是苏联当代作家、苏联英雄M·C·普鲁德尼科夫撰写的一部最新反特小说。作者曾发表过12部侦探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在苏联享有一定的声誉。

这部小说主要描写苏联研制出反导弹导弹的新型燃料后，英国间谍机关立即组织动员整个情报网，通过公开和秘密的渠道，利用新式先进间谍工具和资本主义国家惯用的金钱、美女和诱骗等手法，在苏联莫斯科开展了触目惊心的特务活动。苏联反间谍机关从英国获悉这一计划后，布下天罗地网，克服重重困难，终于粉碎了这一行动。

本书情节逼真，结构严谨，层次分明，人物形象鲜明，引人入胜，是我们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搞特务活动的一本生动材料，适合广大群众、涉外人员和保卫人员阅读。

目 次

第一章	紧急会议	(1)
第二章	两个汉斯	(35)
第三章	他是谁?	(79)
第四章	重要任务	(100)
第五章	秘密点	(113)
第六章	汉斯的任务	(123)
第七章	黑色“美尔塞杰斯”	(130)
第八章	他叫帕维尔	(162)
第九章	克拉克参加了赌博	(186)
第十章	在班上和家里	(201)
第十一章	寻找出路	(212)
第十二章	遗嘱	(222)
第十三章	私人病院	(236)
第十四章	一件邮包	(246)
第十五章	怀疑	(252)
第十六章	决定的阶段	(264)
第十七章	库什尼茨在执行命令	(283)
第十八章	意外的一天	(298)
第十九章	最后的会面	(305)

第一章 紧急会议

(一)

这一年的春天，伦敦既闷热又潮湿。从大西洋飘荡过来一团团灰暗的云块，个把小时的工夫便下了一场罕见的暖雨，随后，雨过天晴，太阳重新露面，公园和街心花园里的树叶被洗涤一新，闪光滴翠，柏油马路宛如镜面，映出了汽车、公共汽车、路灯、行人的倒影。这时，城市仿佛成了奇妙的童话世界——一切都头朝下倒立着。

每天都要下一场雨，空气又潮又闷，简直叫人透不过气来。连吹来的海风，也驱不散这种闷气。据各报报导，心脏病发作率的曲线在急剧上升。

白天，伦敦街头，行人稀少。可一到工作日结束以后，城市便顿时活跃起来，密集而喧闹的车流向城外涌去，到那绿草如茵，池水如镜，榆树、杨树茂密成行，草坪修剪得齐齐整整的单独小住宅和别墅休息乘凉去了。

入夜，城市又静了下来。皮卡迪利广场上的霓虹灯广告在一闪一闪地发出光亮，宛如灯塔，在召唤城市海洋里的所有迷航者，去投奔这救命之光。看来，正簇拥在国家银行圆柱旁，纳尔逊纪念碑台阶上的那些赤着脚、满脸胡子的嬉皮士们，恰好是接受这种召唤的人群。那些象消防队员，戴着头盔的警察们，对那满身肮脏、头发蓬乱的流浪者，也不大去理睬。拿他们有什么办法呢！既然那些社会学家、心理学家、

政府要人都想不出对付这帮青年的好办法，那么警察们又能有什么高招呢？

到了午夜，伦敦市万籁俱寂，奥克斯福大街和其他商业区市街上的路灯和橱窗里的灯火相继熄灭。只是偶而驶过一辆车身拱起的巡逻警车，两盏旋转的前灯射出蓝光，随后又是一片寂静。

早晨，城市又活跃起来。各种商店、小店铺、营业所、办事处都开门了，那些在郊外睡了一宿凉快觉的官员们，又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

这是五月二十五日的清晨，因为昨夜下了一场雨，伦敦大街上还是湿漉漉的，两辆重型小轿车，在警察局摩托车的护送下，驶过市街，在谍报局门前停住了。在一群身材魁梧的侦探的护卫下，从汽车里钻出两个人：一个身材臃肿，脸颊绯红，浓眉，尖下颏，头发斑白，年龄约摸六十光景，这个人是谍报局副局长；另一个瘦高个儿，面黄肌瘦，长着两片搭拉着的、显得爱唠叨的嘴唇，这是谍报局负责行动计划的副局长莱因哈特先生。两位身居高位的长官匆匆走进了大门。显然时间还早，才八点半钟，谍报局长助理哈利·克龙凯特却早已在焦急地恭候这两位副局长的到来。哈利·克龙凯特知道他将带来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此刻，那份情报，被压缩成几页打字稿，装在莱因哈特的皮包里。

“早安，先生们！”克龙凯特迎上前去问候进来的人。

“请你们把自己的想法尽量说得简明扼要些。两小时后，要举行一次特别会议。……”

(二)

蓓特·布维耶的父母原是法国人。蓓特的父亲开了一家

大百货店，加上她本人在伦敦最畅销的报纸——《每日镜报》社工作，所以整个伦敦差不多都知道她的大名。她是报社派往白厅的记者，专门负责收集上流社会的新闻。白厅里的人，从普通的警卫人员到谍报秘书处的的工作人员，没有不认识她的。

蓓特当记者完全不是为了挣钱。她在十九岁那年，嫁给了一个大饭店经理的儿子。蓓特是一个精力充沛、贪图虚名、喜欢交际的人。她过不惯那种碌碌无为的安逸的家庭生活，在二十二岁那年，同丈夫离了婚，从此过着独身生活。她几次变换职业，尽管受过技术教育，最后终于当上了记者。这个职业对她那好动的性格是非常合适的。新闻工作占去了她所有时间，也使她有机会结交一些有权势、引人注目的人物。蓓特面貌秀丽、性情活泼、聪明伶俐，自信心强。她在报社工作时间并不长，但已博得了上司的赏识。说实在的，她写的报导，文笔并不流畅，不过这一点谁也不对她过于苛求，报社里有的是文字加工编辑，可以替她把材料加工润色一番。的确，蓓特受到赏识，不是由于她的文笔，而完全是由于另外的缘故：她几乎能采访到需要的种种消息，能会见编辑部所需要的任何人，在蓓特的追逼和魅力面前，最不爱交际的名人也会接受她的采访，因此，蓓特也被派到谍报局去采访消息。

这位年轻的女记者非常善于同那些参议员、众议员、白厅工作人员、谍报头子的保镖、著名作家、电影演员、银行家、其他报刊的编辑们和企业家们搭上关系。

遇到伦敦发生了什么引人注目的事件，或者举行宴会欢迎某个大人物，这种场合，蓓特每次必到。每当她走进宴会大厅的时候，总是对人们微笑、问好，说一两句俏皮话。一

有机会，她便挤到她感兴趣的人物跟前，把一连串问题连同自己的全部魅力一齐向对方倾泻过去。

政治新闻部主任在探听到谍报局副局长和莱因哈特先生拜会谍报局局长和特别会议的消息后，便马上去找蓓特，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主任身材矮小，年纪约摸五十左右，是个喜怒易形于色，非常好动的人，工作时间里，他多半是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双手来回摆动不停。粉红色的秃头皮一直延伸到的鬓角和后脑勺，只剩下一圈棕黄色的头发，活像一个马戏团里的小丑。

“蓓特，你必须去探听一下。”他不停地、急速地说起来，“必须去！去探听探听他们会上谈了些什么，好吗？我觉得其中有文章，肯定是一次非常非常重要的会议！要不是这样，干嘛要躲着咱们呢？我觉得有点怪，蓓特，你必须把底细探听出来，这将是一篇最精采的独家新闻！”主任一边挥动着他那双有雀斑的手，一边喜滋滋地说。

蓓特答应去探听一下。她坐上自己的“沃尔沃”牌小汽车直奔谍报局。不过，不论她向谁打听会议的内容，谁都不愿意同她谈。蓓特第一次碰了壁，她憋了一肚子气。难道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到编辑部去吗？不，不能这样办。她心急如火地盘算着局里有什么人能帮她的忙，她仔细地琢磨着局里的每一个“候选人”，随即又一个一个地都否定了。

在议会里、各部里和各机关里，蓓特认识的那些人，都把搞政治看成是终身事业，一般来说，他们现在身居的要职，都是经过多年努力，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可对于蓓特来说，搞政治不过是参加一桩开心的、狂热的、挺有趣的游戏罢了。她自己没有任何政治信仰，也不讲什么原则。她对工党党员，保守党党员、左派和右派都没有什么好感，她对任何

事情都不置可否，如果她的相识对首相的演说斥骂一通，她也就跟着骂；要是他们对新法案表示赞成，她也跟着叫好。她认为政治只不过是一个万花筒，她接触过的形形色色的人当中，有的乏味一些，有的有趣一些，最使她感兴趣的是在本周、本月或本年人们谈论的最多的那些人。蓓特还喜欢那些对她表示亲热的政治家们。

在蓓特怀有特殊好感的人中，有一个人名叫查理·沃尔特。说起来，沃尔特并不是什么政治家，他在哈利·克龙凯特的办公室里担任专家。他身材颇长，衣冠楚楚，老成持重。但在蓓特面前，总是显得不自然，甚至腼腆。这位三十岁的政府官员，除了老成持重以外，还有其他一些优点：他的家庭属于最老的波士顿家族之列，本人在牛津大学受过高等教育，他是出身上流社会家庭的标准年轻人。

蓓特遇到沃尔特的机会很多，有时在政府招待会上，有时在伦敦名人的家庭晚会上，有时只是在走廊里，也有时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每次碰面，他那显得不自然的殷勤态度，都使得蓓特的虚荣心感到满足。

“喂！查理。”有一次蓓特对他说，“今天我请大家喝鸡尾酒，晚上七点，如您方便，务请光临。许多好玩的人都要去，你何不到我家玩玩呢？”

沃尔特按约定的时间准时到达了。整个晚上都没有离开女主人一步，他很少说话，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蓓特，像孩子似地傻笑着。

从那个晚上起，沃尔特便成了斯利克大街蓓特住宅的常客。他们差不多没有单独在一起呆过，沃尔特虽说渴望同她单独在一起，但表现得不够坚决。她对沃尔特献殷勤时那种缩手缩脚的样子不太满意。有时也同他开几句善意的玩笑。

日子一天天飞快地过去，她没有空闲时间去考虑应该如何严肃地对待沃尔特。不过她总感到，要是他不在身边，她总觉得像少了点什么似的。

现在，蓓特坐在谍报局大厅里，又想到了沃尔特。能帮助她的人总算找到了！她必须跟这个人见面，要快！蓓特看了一下手表：差一刻三点。她走进电话亭，拨了沃尔特的电话号码。

“喂，我是蓓特·布维耶。”她拿着电话听筒对接电话的女秘书说，“请查理·沃尔特接电话。”

“请稍等一下，小姐。”

听筒里咔吧咔吧响了几声，接着沃尔特的男中音在听筒里响起来了。他听到是蓓特的声音，不由得兴奋起来，“鸡尾酒吗？啊，”他受到邀请感到非常高兴。“是的，是的，一定会去的，七点吗？不，七点还去不了，得稍微晚一会，会去的，一定会去的。”他已经整整一个星期没有见到蓓特了。

蓓特心情舒畅地挂上电话，走到街上，几分钟后，她已经坐在自己的汽车里了。此刻，她感到精力旺盛，一股得意的心情涌上心头，似乎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了，不由地孤芳自赏起来。她驱车钻入密集的车流里，把收音机拧开，里面传出柔和的男中音。是谁在唱啊？是弗伦克·西纳克拉吧？也许是宾·克罗斯毕？唉，管他是谁！要紧的是快要见到查理·沃尔特了，要紧的是，她已经二十三岁了。她坐在敞篷车里，她那亚麻色的头发被风吹拂着。要紧的是，得马上找个理发师给她作作发型。然后再去穿上……是啊，穿什么衣服好呢？要不就穿那身晚宴用的海浪色长连衣裙，这是她一个月前在巴黎定做的；要不就穿那身朴素大方的，胸前绣着一朵红玫瑰的白色连衣裙。这次不同以

往，除了沃尔特，谁也没邀请。一旦他看到只有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会感到惊奇。趁着他发傻，她一定能从他那里榨出他所知道的一切。“哼”，蓓特洋洋得意地暗想。“别人不敢说，沃尔特我是对付得了的。”

(三)

是的，是弗伦克·西纳克拉在演唱。歌词讲的是英王爱德华为了美人丢了王位。“歌词内容多可笑啊，”蓓特想着。“真是又愚蠢又可笑。”

蓓特住在有八个房间的独家住宅里，这所房子是她父亲留给她的。她的父亲已经迁居到郊外去了，因为市内的环境已不随合这位老商人的心意了。房子里的仆人所剩无几，剩下一个女管家和布维耶留下照护女儿的老焦柯布。蓓特准许女管家回家探望亲人，并吩咐焦柯布谁也不得招到家里来。

快到七点钟了，蓓特已经准备停当。发式做好了，穿上了当时颇为时髦的白色连衫芭蕾舞裙，洒上了香水，在沃尔特到来之前，她不知该干点什么好了，便给自己调了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和冰块。

焦柯布走进了客厅，这个老头儿是个高个儿，稍微有点驼背。

“没有人来吗？”蓓特问他。

“谢天谢地，没有，”焦柯布发牢骚说。“今儿个可真清静，只来了一位师傅，这就是全部的客人啦。”

“师傅？什么师傅？”蓓特惊奇地问。

“是电工师傅，来修电线的。”

“是你叫来的吗？”

“我不记得。据他说有人叫。可能有人叫过，你不会记

得这些的。”

蓓特心中涌上了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像有点什么东西使她心绪不宁，不过这种感觉转瞬即逝。同沃尔特即将会面的念头又重新占据了她的心。

老头在客厅里转悠一圈并察看了一阵子，用挑剔的眼光朝小矮桌仔细打量了一番，小桌上摆着几个玻璃瓶子和玻璃杯，一个玻璃瓶里盛着冰，而另一个瓶里插着一束淡紫色的玫瑰花，等他认为一切就绪了，才把蓓特一个人留在客厅里。

差一刻八点的时候，蓓特听见焦柯布走去开大门。她拉开窗帷，朝窗外望去，啊，真来了，是沃尔特的绿色小轿车。蓓特跑到镜子跟前，匆匆地把自己打量一番。由于她喝了点威士忌，脸色发白，眼睛里射出热烈的光芒。此刻这一对眼睛，看上去显得特别大，而又乌黑，其实它本来是灰色的。

“沃尔特先生到！”焦柯布用老式的庄重语调通报客人的到来，并且打开客厅的门。

沃尔特看惯了满座喝得醉醺醺的客人，而当他看到客厅里只有蓓特一个人时，顿时有些紧张。

“蓓特，亲爱的……”

蓓特赶紧迎上前去，向他伸出手。

“查理，看见你太高兴了。谢谢你抽出时间到我家来，今天就我一个人，我累了，不想再见别人了。跟我单独呆一会，好吗？”

沃尔特欣然地同意了。他万万没想到，蓓特是专门等着他的啊！难道这身晚服，头发上插的这朵玫瑰花，更主要的，是这所空荡荡的房子，这些都是为了他吗？

“你喝酒吗？”

沃尔特点了点头。蓓特亲自给他和自己各调了一杯威士忌。

“我们见面的次数并不少，这你是知道的。”蓓特慢条斯理地说，“可我们却没有机会好好谈一谈。”

“蓓特，我太高兴了！我多想跟你单独在一起。唉，不可能，你周围总是那么多人……”

查理激动得连呼吸都短促了。蓓特，漂亮的蓓特坐在他的对面，用含笑的、亲切的眼光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脸。沃尔特觉得这一切都像是在做梦。他弯下身，吻了吻她的手……。

蓓特爽朗地笑起来，用手抚摩着他栗黄色的头发。她暗想，她真的迷恋上了他。这是为什么呢？他漂亮，受过良好的教育……难道就是为了这些吗？在他身上保留有童年时代的那种纯洁无邪的品质。这种品质在她周围的人们当中几乎是找不到的。是的，蓓特过去也不曾思考过那些人的精神品质。他们只不过是一群滑稽可笑的家伙，不过如此而已。蓓特以观察他们为乐事，可是过后，也就把他们忘得干干净净的了。

沃尔特把她的两手紧紧贴在自己的脸颊上。她把手抽了回来，移坐到他的沙发上，并把头紧紧靠在他的肩膀上。沃尔特拥抱了她，不过显得有些胆怯、踌躇。沃尔特穿的是一身暗灰色的法兰绒西服上衣，大部高级职员都穿这种西服上衣。蓓特忽然想起了她这次邀请沃尔特来的目的，这个该死的会议！就是为此沃尔特才坐到这里的呀。可现在她真不愿意跟他提起这个话题，只想一动不动地静静坐着，把头依偎在他的肩膀上。可她又不能两手空空地回编辑部去啊！她从沃尔特的怀抱中脱开，站了起来。

“我想喝酒！”

这次是沃尔特来调制威士忌，他的一举一动，怎样把冰块放进杯子里，怎样从瓶子里斟酒，她都看在眼里。她简直是在欣赏他，看他的动作是多么的优美。他们能够成为多么般配的一对啊！也许，让报纸连同无休无止的劳碌奔波统统见鬼去吧。干脆嫁给沃尔特，为他生儿育女，每天等着他下班回家……。

他递给她一杯酒，可她微笑着摇了摇头。

“我不想喝威士忌”，蓓特低声说。“我想吻你。”

“蓓特！”沃尔特兴奋地大叫了一声。他把杯子放到小桌上，扑向蓓特，一连叫了几声：“蓓特，蓓特，蓓特……”

……后来，他俩在那间四周墙壁用丝绸蒙面的、挂着珍贵名画的大客厅里，时而喝酒，时而跳舞。蓓特把头倒在沃尔特的肩上、略有点醉意地倾听着他那爱情的表白，一边在想，如果没有即将进行的一场谈话，那她该有多幸福啊！此刻蓓特简直不知道怎样开始这场谈话。也许，挪到下一次再说吧，可她答应过编辑部的啊！……

这时沃尔特狂热地吻着她，蓓特没有表示反抗。当他用双手把她抱起，抱到卧室里的时候，她没有反抗。她被一种超脱现实的、孩子般听人摆布的感情支配着，什么都不愿去想了，只愿服服帖帖地顺从这种痴情的摆布了。

……半小时过后，沃尔特安静下来了，他披上睡衣，走进客厅，拿来了威士忌。他俩边喝酒，边听音乐，情话绵绵。她的视线已离不开沃尔特，他不穿衣服比穿衣服显得更美。但一想到即将进行的谈话，她就心神不定。她打算先打听一下他干些什么工作，这个话题现在还不会使他感到不安。

“蓓特，”他用胳膊肘支撑着身子说。“我觉得我们应当象初次会面那样呆在一起，你还记得那次在沃伦家里见面的情景吗？”

“当然记得，亲爱的。”

“可我那时觉得你象个骄傲的公主。后来，你总是那么忙忙碌碌。”

“办报纸，亲爱的。这是一种倒霉透了的差事！就是眼下它也不能让我得到一点安宁。”

“你喜爱自己的报纸吗？”

“那当然喽。”

“你不去工作不行吗？”

“那怎么行呢。一个人总得找点事情做做。”

“你这话真古怪！我觉得，我若是做了你的丈夫，我就会因为你去工作而吃醋。要是让工作把你从我的身边夺走，那我简直会发疯。”

但是蓓特还在想着自己的事情。

“查理，”她想尽量把问题提得随便一点，“大概你知道一点最近的事吧？”

“嗯……多少知道一点。”

“最近局里不知发生了什么叫人摸不透的事情。我觉得象是一件大事。可他们总瞒着我们新闻记者，查理，到底出了什么事？”

沃尔特向她投以嘲笑的一瞥。

他说：“你当真为这件事感到不安啰？”

“是的，我不愿意某个同行抢在我的前面探听到这件事。我必须，你懂吗，必须第一个知道，你不能给我帮帮忙吗，啊，查理？”

“我不能，蓓特。”

“甚至我？”

“甚至你。”

蓓特受了委屈似地不作声了，她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

“你喝得太多了。”他说。

蓓特耸了一下肩膀，然后站起身来，端着个杯子在卧室里踱来踱去。她懂得查理这样做是对的，可是事情已经欲罢不能了。

“不要生气，”沃尔特走到她跟前，要去拥抱她。但蓓特依然态度十分冷淡。

“我应当知道，沃尔特。”蓓特盯着他的眼睛，斩钉截铁地说。

“蓓特，你这是逼我违犯我们职责。我没有权利说出这件事。你就是为这件事才邀我来的吗？你是想刺探秘密……”沃尔特眯缝起眼睛问。蓓特猛地站住了。

“你发疯了！你怎么敢说出这种话！”

沃尔特愁眉苦脸地在床上坐着，心里却在七上八下地翻腾。

蓓特凑到他的身边坐下，笑眯眯地、抚摩着他的头发说：

“如果不愿说，那就别说了……让我们忘掉它吧……说真的，我总是有点想……想知道……”

沃尔特回避着她的目光。

“查理，这不过是你我之间的事，我向你保证，我决不把它送到报上发表。”这最后一句话是她信口说出的，当时她也确信，她会那样办的。